

# 从“数字土著”到“数字公民”：中学思政课 培育网络素养的挑战与应对方式

周青璇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2026年5月18日；录用日期：2026年6月22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29日

## 摘要

在数字化发展的浪潮之下，网络空间已经发展成为了中学生成长的重要场域。当代中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其社交方式、交友结构、认知模式以及价值观念早已严重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网络素养这一概念不仅仅是网络技术层面的操作能力，更是涵盖网络信息辨别、伦理自律、公共参与、法治意识的综合素养。中学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而网络素养作为数字时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养，与中学思政课育人目标高度契合。但当前思政课网络素养培育面临着诸多挑战：课程内容与网络生活脱节、教学方式单一、家校社协同不畅通等现实困境。本文探讨网络素养融入思政课的路径，旨在以实际行动回应时代命题，培养新时代“数字公民”。

## 关键词

网络素养，中学思政，教育信息化，数字公民

# From “Digital Natives” to “Digital Citizen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in Cultivating Digital Literacy in Middle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Qingxuan Zhou

School of Marxism,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May 18, 2026; accepted: June 22, 2026; published: June 29, 2026

## Abstract

Amid the wave of digital development, cyberspace has evolved into a crucial domain for the growth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s “digital natives”, contemporary adolescents have seen their social behaviors, friendship structures, cognitive patterns, and value systems profoundly shaped by the online environment. The concept of digital literacy encompasses not only technical operational skills but also comprehensive competencies such as information discernment, ethical self-regulation,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awareness. As a pivotal subject for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middle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igns closely with the essential digital literacy required of citizens in the digital era. However, current efforts to cultivate digital literac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disconnection between curriculum content and online life, monotonous teaching methods, and ineffective collaboration among schoo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digital literacy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iming to address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hrough practical actions and cultivate “digital citizens” for the new era.

## Keywords

Digital Literacy, Secondary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Digital Citize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学习交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空间，同时也成为中学生获取知识、了解社会、休闲娱乐的主要渠道。在 2024 年 7 月 29 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表示，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的网民规模已经将近 2 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2%。“2024 年 8 月 29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sup>1</sup>。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近 11 亿人(10.9967 亿人)，较 2023 年 12 月增长 742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8.0%。” [1]其中青少年和“银发族”成为我国网民新增主力。但网络空间为中学生带来便捷学习和拓宽视野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暴力、网络谣言、不良信息、网络沉迷和隐私泄露等诸多风险，这对于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关键时期的中学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危害。部分中学生由于缺乏正确的网络认知、良好的信息辨别能力以及规范的网络行为习惯，从而出现网络行为失范、价值观判断偏差、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严重危害其身心的健康与全面发展[2]。中学思政课是对中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法治教育、价值引领的主渠道主阵地，肩负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但如何立足中学思政课教学实际，深度融入网络素质教育，实现思政课教育与网络素养培育的有机融合，成为当前中学思政课教学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sup>1</sup>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www.cnnic.cn/n4/2024/0829/c88-11065.html>, 2024 年 5 月 11 日。

## 2. 网络素养的内涵界定与思政课的育人优势

### 2.1. 网络素养的核心维度

网络素养的概念是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而变得更加丰富的。早在 1994 年，美国学者麦克库劳(C. R. Mc Clure)首次提出“网络素养”概念[3]，麦克库劳认为，“网络素养由两方面组成，即知识和技能”[4]。在这之后，网络逐渐从单纯的信息工具，变成了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网络素养的内涵也随之不断拓展，呈现出多维度、综合性的素养体系。国内学者也慢慢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网络素养不再单单包含网络操作技能、信息辨识能力，还涉及网络信息价值感知、判断筛选、信息解构、树立网络伦理观念等更加深层次的内容。“其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 2017 年喻国明等人发表的《网络素养：概念演进、基本内涵及养成的操作性逻辑》。文中对网络素养概念的演进、基本内涵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提出了网络素养培育和养成的核心内容与梯度范式，即‘认知 - 观念 - 行为’”[5]。

综合多方面的研究来看，我们能把网络素养的核心概括为四个层面，认知层面上，学生要掌握网络操作技能，具备信息批判能力，能够分辨信息的真假，还能理解算法推送的内在逻辑；伦理层面上，学生要树立网络道德意识，提升自我约束能力，懂得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参与网络暴力；法治层面上，学生要树立网络法治意识，掌握基本维权能力，清楚网络行为的界限，学会适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参与层面上，学生要拥有网络公共参与的意愿和能力，能做到在网络上不随大流，理性地表达观点，主动传播正向网络内容。

### 2.2. 思政课培育网络素养的独特功能

中学的各门学科都能在网络素养培育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可只有思政课能承担起不可替代的价值观建构职责，这一功能是由思政课独有的三个学科特质决定的。

第一，学科的价值性。中学思政课核心任务便是立德树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对网络虚实的辨别，离不开学生科学素养的探求；积极参与网络公共事务，更是源于学生对公共参与的追求，这些内容都无法通过单纯的技术训练实现，却刚好是思政课教学的核心内容。

第二，学科的整合性。网络素养涉及道德、法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内容，而思政课本身就具备跨领域整合的特点，能把分散在不同课程里的教育元素，围绕育人目标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就以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这一内容来举例，思政课教学可以同时融入道德、法治、社会三个层面的知识，帮助学生搭建起完整的认知与价值框架。

第三，学科的实践性。中学思政课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活动型学科课程，课程教学要同社会实践相结合。网络空间目前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学生主要的社会实践场所，学生在网络平台中的每一次点赞、评论、转发都是带有道德意义的行为。思政课可以把这些日常网络行为变为鲜活的教学素材，在真实的网络情景中，逐步提升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

### 2.3. 核心使命：从“网络土著”到“数字公民”

“遇到问题先去社交媒体搜答案”[6]——这是一项针对初中生网络使用习惯调查所揭示的典型行为模式，当智能手机和社交平台深度融入中学生的日常生活，当班级群、兴趣圈与网络平台算法推荐构成他们认知世界的基本界面，当代青少年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原住民”。他们天生就熟悉各类网站的操作，不用像成年人一样经历适应网络的过程。不过这个数字土著的身份也藏着不少潜在的问题，学生具备熟练的网络操作能力，不代表他们就拥有了较高的网络素养。思政课在网络素养培育方面的核心使命便是在学生数字土著的身份基础上，帮助他们建立起数字公民的责任自觉。我们所提到的“数字公民”就是在网络空间中既享有合法权利，又愿意承担相对应责任的网络参与者，他们能够带着批判的思维看待网络信息，

有意识地规范自身网络行为，理性参与网络公共讨论，主动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7]。

### 3. 中学思政课网络素养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挑战

#### 3.1. 课程内容：“应与实”的落差

从课程标准的制定到教材内容的落地，网络素养已经被纳入思政课的法定教学内容中，安徽省教育厅明确指出“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将网络安全相关知识纳入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普通高中教育《思想政治》等相关课程，要求学生学会学习基本的网络道德规范，做到文明上网，辨别媒体中的不良信息，了解网络环境中如何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等合法权益”[8]。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思政课的网络素养教育内容，还存在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专题化教学做到不够到位，网络素养相关内容分散在教材的不同框题中，没有形成系统的教学体系，教师大多旨在讲解对应的知识点时简单提及，不会围绕网络素养设计完整的教学单元。二是内容和学生生活的紧密性不足，教材中选用的案例，和学生真实的网络生活具有一定的距离，学生在短视频评论区接触的网络热梗、在群聊中遇到的言语嘲讽、在追星过程中接触的饭圈话语，很少会有教师将其拿到课堂上进行讨论。有一项调查揭示了这一断裂现状：“思政课程在理论传授环节常遭遇指导策略缺乏针对性的困境，此状况导致学生所习得的理论知识难以有效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9]。三是教材内容更新速度滞后[10]，网络生态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教材的修订周期，像 AI 生成内容的辨识、开盒式隐私侵犯、算法推荐造成的信息茧房等有关当下影响学生网络上生活的核心议题，在现行的教材中几乎没有相关内容。

#### 3.2. 教学方式：“告知与规训”的惯性

教学方式过于单一也是制约网络素养教育失效的重要因素，部分思政课还是沿用教师主讲、学生被动听讲的模式，多媒体设备也只是用来播放课件、教学视频，并没有发挥更深层次的教学作用。

这种告知式的教学方式，其实是把学生看作对网络风险一无所知的群体，认为教师的工作便是将网络风险告知学生，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学生对网络世界的体验往往比教师更加真切。他们在直播间接触过擦边内容，在评论区遭受过污名化攻击，在追星过程中见识过饭圈乱象，很多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多会先去社交媒体上搜索答案。面对这样的学习情况，单纯告诉学生要远离有害信息根本起不到实际的教育效果。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告知式教学缩小了网络素养教育的目标范围，如果教育只停留在风险警示的层面，学生收获的只有对网络的恐惧，而不是应对网络问题的能力。学生或许能够记住相关的行为禁令，却没有在课堂上练习过如何在真实的网络环境中做出合理的伦理道德判断，一旦离开了课堂，遇到模糊的网络情境或是同伴的压力影响，课堂上所记住的禁令就很难发挥约束作用了。

#### 3.3. 协同机制：“分管”难成“合力”

网络素养培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是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共同发力，可实际的育人联动机制，并没有实现顺畅的运转。学校一直在强调网络文明的重要性，可是部分家长对孩子的网络行为监管并不到位，有的家长自己都过度依赖网络，给孩子树立了负面的榜样。部分视频平台的内容推送机制仍存在不足，校园中流行一些超过青少年立即范围的“网络烂梗”。当社会层面充斥着算法推送的娱乐内容和情绪化的网络话语，课堂上的 40 分钟教育便显得杯水车薪。

#### 3.4. 评价体系：“分数”难代网络行为选择

现阶段思政课开展网络素养教育的评价工作，基本都是依靠知识检测的方式来完成，常见的题型包

括判断哪些行为属于网络暴力、遭遇网络暴力时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方法等纸笔考题。这类传统的纸笔测试，能够有效核查学生是否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却没办法考核学生的真实网络行为选择：学生深夜刷到带有煽动性质的网络评论时，会不会选择转发，或是在班级群里看到同学遭受网络嘲讽时，敢不敢主动制止，这些真实场景行为表现都无法被检测出来。

### 3.5. 教师培训：能力衔接不足

目前针对思政课教师开展的培训内容，大多都集中在通用技术操作层面，网络素养教育领域一直存在比较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很多负责技术教学的教师缺乏思政教育思维，深耕思政教学的教师又欠缺相关的网络技术认知。除此之外，不少思政教师积累的网络生活体验，是远不如当代中学生丰富的；对于开盒、吃瓜、玩梗这类学生群体常态化的网络行为，教师很难做到充分理解，存在明显的认知体感偏差，师生之间的课堂对话很难做到真正同频共振，自然也无法开展深度的教学交流。

## 4. 中学思政课网络素养的系统建构

### 4.1. 目标体系：“知-情-意-行”四阶递进

中学生处于心理发展的关键过渡期，其心理发展有着较为鲜明的特征，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得到快速发展，但情绪调节能力往往跟不上认知发展的速度，呈现出认知领先于意志的发展特点；他们会有强烈的同伴认同诉求，也容易在群体压力的干扰下丧失独立判断，让情感认知主导自身理性判断；学生的个人身份认同仍在持续建构，网络会成为他们自我表达的重要载体，其网络行为也具备一定的身份建构价值，不只是单纯的日常行为选择。

从这些心理特征能够看出，中学生网络素养教育的核心难点，不在于学生无法理解相关理论知识，而在于学生难以在关键场景中灵活调用所学知识，这也是情感、意志两个维度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整体来看，“知-情-意-行”框架能够适配中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和学生的成长需求高度契合。

“课程内容设置上，要跳出传统网络素养教育的单一化框架，把思政元素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各个模块”[11]。网络素养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知识传授，而是一个涵养品格、锻造能力的渐进过程。国内的专家学者提出“网络素养标准包括三部分内容，即知网、用网、融网”[5]，本文借鉴学界对网络素养“知、情、意、行”结构的研究，建构出一个四阶递进的教学目标体系。

第一阶是认知层面，重点培养学生的信息辨识力与网络认知力，帮学生全面认识网络空间，了解算法推送、流量变现、匿名效应等网络运行逻辑，掌握辨别信息真伪的方法，清楚网络行为的法律底线。思政课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只是教学生网络知识是什么，还会引导学生思考背后的原因，比如平台为什么会推送这类内容、匿名的环境下人们更容易出现言语失范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引导能让学生认识从表面现象深入到内在机理。

第二阶是情感层面，着重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与道德敏感性，学生出现网络行为失范的问题，大多不是不知道行不行，而是感受不到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伤害。网络的匿名性和屏幕的阻隔，或弱化人们的道德自我约束能力，思政课可以借助真实案例、角色带入等方式，唤醒学生对网络中他人的共情心理。当学生能真切感受到一句恶意评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心生不忍的时候，道德认知才真正有了情感支撑。

第三阶是意志层面，主要锻炼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和价值定力，从知、情的养成到实际行为的落实，需要依靠意志品质做支撑。不少学生清楚长时间刷短视频的危害，却无法控制自己，明知参与网络骂战无益，还是会在情绪的带动下参与其中，思政课这一阶段就是要帮助学生建立自我管理的内在机制，通过多次的价值辨析，把外在的行为规范化为内心的价值认同，从被动控制上网时长，转变为主动选择有

节制的生活方式。

第四阶是行为层面，激发学生的网络参与力与责任担当，网络素养的最高要求不是管好自己就可以了，而是主动守护网络空间的公共利益。要引导学生成为网络正能量的传播者，看到谣言不随意转发，遇到网络暴力能够理性发言，参与公共讨论时文明表达，拥有作为数字公民必须具备的网络素养。

这四个教学阶段并不是按照顺序单向推进的，在每节思政课上都可能相互交织，这个目标框架的义价值是给思政课教师提供了完整的教学思路，思政课教师可以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学生的成长阶段，来侧重落实某一阶段的目标，同时也能明确本节课在整体育人体系中的位置。

## 4.2. 教学实施：“对话 - 体验 - 探究”的课堂范式

和传统的教师单向讲授输出相比，对话、体验、探究相结合的方式更加适合开展网络素养教育工作。

课堂对话教师要先认真倾听学生的想法，再通过层层提问来激发学生的思考。一个关于网络的思政课话题，可以这样开启：让学生分享“上周你在网上看到的最触动你的内容是什么？”“你或者你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网络烂梗’在同学间流行的情况？”学生的分享不仅能够让教师精准掌握学情，而且也是课堂讨论最鲜活的素材，在倾听学生的基础上，教师通过一步步提问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这个网络梗让人觉得好笑的点在哪里？”“如果自己被这样的梗取笑会是什么样的感受？”这样的对话式教学，比单向的知识讲解更能打破学生原有的认知，让学生产生新的思考。

课堂体验要借助具体的情境唤起学生的情感[12]，让学生在角色带入中产生共情，衡多网络伦理道德的相关判断，只依靠理性分析师很难改变学生的行为，课堂要借助情境体验打开学生的情感通道，情境体验的具体形式可以灵活多样：一个真实的网暴受害者访谈片段、一次角色扮演(“假如你是群主，有人在你管理的群里挂同学丑照，你怎么办？”)、一组触目惊心的网络沉迷对比数据、一次利用 AI 工具现场制作的“以假乱真”信息的演示……情景教学的目的不是教学生怎样做才正确，而是要让学生从情感上真正理解相关的道理。

课堂探究要立足问题解决，锻炼学生的能力，在价值辨析中帮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教学不能停留在情感体验层面，还要引导学生进行理性的思考，教师可以围绕有争议性的网络问题展开探究：“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未成年人是否应该被允许注册社交账号？”“当你发现好朋友在群里散播关于另一个同学的不实信息，你会怎么做？”通过设置小组辩论、案例分析等环节，让学生在论证与反驳中锻炼思辨能力。教师不再是“正确答案的提供者”，而是“思考的脚手架”来引导学生发现每一种选择的可能后果。当学生自己已经经过一番思考得出“有些话即使在网上也不能说”的结论时，这个结论远比教师直接告知来的坚固。

以统编教材八年级上册“营造清朗空间”相关内容为例。对话导入环节，以“你或身边人曾因网络言论困扰过吗”暴露认知起点；情境体验环节，展示“网络烂梗流行”现象并讨论身边实例，引发情感共鸣；问题探究环节，追问“是什么让一个普通言论变成伤人的武器”，深化认知；共识建构环节，共同制定班级网络交往公约；行动延伸环节，布置课后反思日志。核心在于用对话取代灌输，用体验激活情感，用探究深化思维，让网络素养在主动建构中生长。

## 5. 网络素养教育的支撑保障

### 5.1. 提升思政课教师的网络素养

教师自身的网络素养水平，直接决定了网络素养教育能够达到的效果，当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思政课教师接触网络的程度远不如学生深入，对一键防爆功能、开盒行为、吃瓜文化等网路现象的了解也比学生滞后一点[13]。

提升教师的网络素养，要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及时更新网络相关知识，教师要了解网络暴力的最新形式、常用网络平台的功能和风险、AI 及时带来的新的网络问题，这些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看“理论手册”层面，教师要通过亲身使用学生常用的网络平台，观察真实的网络互动，了解网络亚文化传播逻辑。二是感知学生的网络情景，主动去了解学生的网络生活，多关注班级群聊天内容，课余时间和学生聊一聊手机里的网络趣事，从学生的网络表达中找到合适的教育机会。三是提升教育转化能力，教师能够把常见的网络现象变为教学资源，从网络热点事件中挖掘有教育意义的内容，把学生熟悉的语言方式创造性地融入教学表达，能在技术与内容之间找到恰当的融合点。

## 5.2. 构建家校社协同的育人生态

要把家校联动工作落到实处。学校可以通过家长学校、专题家长会等途径，帮助家长提升自身的网络素养和监管能力，这种做法可以将家长从“教育的短板”转化为“教育的同盟”。同时，针对家庭中孩子熟练切换页面以规避家长检查的现象，与其强化监控和对抗，不如引导家长与孩子建立关于网络使用的平等对话机制，比如共同制定“家庭屏幕时间公约”、定期分享各自的网络见闻与感受，让家庭成为网络素养教育的“第二课堂”而非“管控战场”。

除此之外还要主动对接社会上的育人资源，比如网信办、公安部门开展的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共青团组织的青少年健康用网公益行动；互联网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功能……这些都可以被思政课利用起来。学校可以邀请法官、网络警察走进课堂，讲解真实的网络案例，借助网络平台工具开展网络防范实操训练，让课堂教学内容更加丰富。2025 年共青团中央指导的“青少年健康用网公益行动”已走进多省多所学校，邀请“AI、网络安全、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和法官、检察官、民警等”[14]，面向青少年开展网络安全科普。将这类社会资源同学校思政课教学有机结合，从而有效弥补教师自身专业知识的局限。

同时要完善相关制度保障，把网络素养教育加入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明确学校、家庭、社会、平台等各方的责任，建立常态化的组织和资源保障体系。教育部门、学校、家庭、社区、网络平台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动的“网络育人”生态。

## 5.3. 形成清晰的教学评价体系

把“情境判断测试 + 行为反思叙事”的双轨评价模式运用到教学当中。情境判断测试会搭建具备道德模糊特征的网络互动场景，能让学生结合具体情境做出判断，并阐述自身的判断依据；这类评价不会过分纠结答案的对错，重点是考察学生在论证过程中，有没有兼顾他人的处境，能否提前预判自身网络行为带来的各类后果。行为反思叙事会要求学生在学期学习过程中，定期记录自己的网络生活感悟，复盘自身不当的网络行为，教师不会对内容进行量化打分，只会给出对应的质性指导意见。这两种评价方式都不涉及学生排名，能够切实把情感、意志、行为维度的素养纳入整体教学评价的范围中。

## 6. 结语

当代青少年的社交方式、信息获取途径、自我认同的形成，都被网络深刻地影响着。学生在手机上接触到的网络互动，远比课堂教学更有冲击力，传统的告知、规训式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网络素养教育的要求。中学思政课开展网络素养教育，要从防堵到赋能的范式转变，教师从网络风险的告知者变成学生数字公民意识的唤醒者；课堂从宣讲行为规则的场所，变成价值辨析的平台；教育目标从守住不出现网络问题的底线，升级为实现学生知、情、意、行的全面发展。

2022 年课程标准已将网络素养纳入到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中，育人的体制框架已经搭建完成，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节思政课的网络素养教学都变得生动有效,让学生在思政课堂上认真思考网络相关问题,让学生在走出课堂之后能够理性看待网络上的各类信息,自觉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慢慢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数字公民。这既是网络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思政课回应时代发展需求的责任与担当。

## 参考文献

- [1] 权威数独|近 11 亿! 青少年和“银发族”成我国网民新增主力[EB/OL].  
<https://news.cctv.com/2024/08/29/ARTIHungdlo8g3r9MWJrxpXv240829.shtml>, 2026-05-11.
- [2] 卢洁雯, 谢念湘. 数字技术崇拜下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危机预警与疏解[J]. 现代中小学教育, 2025, 41(6): 46-52.
- [3] 方增泉, 祁雪晶, 元英, 等. 2022 年网络素养研究综述[J]. 教育传媒研究, 2023(1): 23-28.
- [4] McClure, C.R. (1994) Network Literacy: A Role for Librari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 13, 115.
- [5] 杭孝平, 龙广涛. 网络素养: 基本概念、评价指标与主要内容[J]. 网络素养研究, 2021: 23-31.
- [6] 中国改革网. 遇到问题先去社交媒体搜答案——初中生网络依赖现象调查[EB/OL].  
<http://www.chinareform.net/plus/view.php?aid=46779>, 2026-05-11.
- [7] 晏南徽. 大学生网络素养及网络意见表达现状研究[J].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 24(4): 14-18.
- [8] 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 安徽省教育厅.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0384 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EB/OL].  
<https://jyt.ah.gov.cn/public/7071/40733337.html>, 2026-05-11.
- [9] 铜陵新闻网. 杨明中: 信息化背景下青少年网络素养培育及价值引领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策略探究[EB/OL].  
[https://www.tlnews.cn/xynew/xxb/2026-01/05/content\\_2043529.html](https://www.tlnews.cn/xynew/xxb/2026-01/05/content_2043529.html), 2026-05-11.
- [10] 彭亮. 网络时代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面临的挑战与优化对策[J]. 教育, 2026(11): 10-12.
- [11] 周琨. 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生网络素养提升策略[N]. 安徽科技报, 2026-03-18(011).
- [12] 张莉. 高中思政课网络素养教育新视角[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5(23): 36-38.
- [13] 邢云. 网络素养培育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与路径探讨[J]. 社会与公益, 2026(2): 222-224.
- [14] 共青团吉林省委. 青少年健康上网公益行动走进吉林学校: 特殊思政课科普网络安全知识[EB/OL].  
<http://www.jl54.org/xc/40639.jhtml>, 2026-05-11.